

“还生工程”
戒毒丛书

警钟篇

JING ZHONG PIAN



辽宁省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辽 宁 公 安 报 社

禁毒工作事关 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宁

(代序)

曹伯纯

禁毒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宁。对此，辽宁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非常重视，曾做过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我省目前戒毒场所还比较少，途径尚不够开阔，戒毒难成了当前禁毒工作中亟待解决的课题。为了尽快把那些吸毒人员从罪恶的深渊中挽救出来，省禁毒办和《辽宁公安报》社联手，经过科学论证，创造性地提出了为自愿戒毒者构筑“还生工程”的宏大设想，并组织编撰了这部戒毒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作为“还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丛书以丰富的内容，对吸毒人员循循善诱、殷殷关怀，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生理和心理上的障碍，以期使之彻底摆脱毒魔的诱惑和戕

害。可以肯定，这套丛书无疑会成为吸毒者和戒毒工作人员的良师益友。同时，这套丛书亦以其独有的全新视野，为禁、戒毒品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指出了在全社会开展帮助吸毒者自愿戒毒活动的广阔前景。它的出版问世及其由此启动的整个“还生工程”，不但填补了我省禁毒工作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延伸了禁毒工作的手臂，为全省禁毒工作格局增添了有力的辅翼。这部丛书与它所代表的“还生工程”，势必会在辽宁乃至全国的禁毒工作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产生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套丛书面世之际，恰逢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在我省迅猛展开，步步深入。同时，即将到来的第十个“6·26”国际禁毒日，再度引起人们对涉毒问题的重视。在这种社会与舆论的双重背景下，这部戒毒丛书的出版就更显得引人注目。当今，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毒品的巨大危害，将其比喻成是远超于艾滋病和沙漠化，甚至是超过了战争和瘟疫的全球性第一大公害。仅据保守估计，目前全世界已至少有 5000 万以上的吸毒者，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导致吸毒而死的人数逐年剧增。另外，高居世界贸易第二

位的毒品交易额,对国际经济的正常秩序构成了严重破坏。而由毒品所衍生出来的种种罪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毒化,更是不胜枚举,罄竹难书。

受国际毒潮的影响,在我国,毒品的泛滥亦呈现出不断重化的趋势。仅以我省为例,从1988年至今,涉毒犯罪就上升了几十倍。与此同时,吸毒人员也大幅度增加,目前已达到10万人左右。因吸毒而导致倾家荡产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悲剧也比比皆是。如果回顾历史,我们不能忘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遭受过比中华民族更为惨重的烟毒之害,那个“东亚病夫”的奇耻大辱至今仍历历在目。不言而喻,无论是国际社会的毒入膏肓,还是近代史的血泪教训,都像一面镜子,把现实的严峻照得格外清晰。禁毒事关国家强盛和民族兴亡,如果我们对此哪怕有丝毫麻痹懈怠,都有可能贻害无穷。

对禁毒工作,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党中央早在1992年就明确地制定了“三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斗争方针,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有毒必肃,贩毒必惩,种毒必究,吸毒必戒”的具体要求。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辽宁省委、省政府不断加大力度,使禁

毒工作在我省得以持续深入地开展。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禁毒斗争的复杂性，仅有党和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动员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全面开展对贩毒、吸毒等一系列毒品问题的综合治理，打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

“还生工程”和这部戒毒丛书，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为我省禁毒工作向全社会深入打开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可以相信，只要我们真正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那么，打击、防范、宣传、教育、挽救多管齐下的禁毒工作局面就会很快在全省范围内形成；遏止毒品蔓延直至彻底铲除毒魔的日子就会不远于将来。

最后，我特别向为编撰出版此书的同志和全省所有为禁毒斗争而努力工作的各级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希望热心于禁毒工作的每一位有识之士，积极地担负起历史的重托，尽己所能，倾心竭力，为早日消除毒害，做出新的贡献。借此机会，我也真诚地希望那些吸毒者能够悬崖勒马，告别毒品，走向新生。

（作者系中共辽宁省委员会副书记）

目 录

上部：正义之剑

- 第一章 海陆边关布天网(1)
- 第二章 深入虎穴捣魔窟.....(72)
- 第三章 利剑出鞘斩幽灵(123)
- 第四章 众志成城御毒潮(199)

下部：触目惊心

- 第五章 掉进毒沼的孩子(225)
- 第六章 过早飘零的花季(231)
- 第七章 丧失人性的儿女(252)
- 第八章 深陷魔潭的鸳鸯(259)
- 第九章 锦绣前程的毁灭(276)
- 第十章 一群不幸的老者(315)
- 第十一章 感染病毒的触媒(324)
- 第十二章 坠入犯罪的深渊(332)

上部：正义之剑

第一章 海陆边关布天网

金戈铁马斩毒链

编者按：近年来，一些铤而走险的境内外贩毒分子，千方百计企图在我省建立国际贩毒通道，禁毒战线形势严峻。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在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强化禁毒意识，建立专门机构，深入开展缉毒斗争，取得重大战果。据统计，该分局自1992年成立缉毒侦探组以来，共破获135起重特大毒品案件，抓获毒犯45人、吸毒人员226人，收缴海洛因51000余克、毒资及制贩毒工具等价值600余万元，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有力地打击了日益猖獗的毒品犯罪，为净化社会空气、维护社会安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此，该分局刑警队1993年荣立集体二等功，1994年分局又为其报请集体一等功。本文所记录的，仅是他们战绩的一例。

一条缥缈的线索引起警方高度重视，一件普通的伤害案“带出”跨国贩毒集团。“8·28”

专案组奉命出征。

1993年8月28日，已是凌晨1点多，成都市金牛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仍然亮着灯，副局长申勇紧锁双眉，思考着刚接到的一条信息：国际贩毒组织两名绰号为“阿水”、“阿狗”的成员正在成都活动，并准备再到云南贩毒。出于职业敏感，申勇立即意识到此线索的分量，马上组织分局刑警大队核查。

干警们忙碌20余天，终因线索太缥缈而无进展。9月24日，金牛分局洞子口派出所抓获一名伤害案件案犯。他除交代自己的罪行外，还交代“阿水”、“阿狗”在七八月间伙同几个云南人从瑞丽贩进一批毒品，经昆明中转到广东深圳卖给香港毒贩。这正与“8·28”所获线索相吻合。申勇当即命令：进一步摸清毒犯内部情况，收集证据，待机一网打尽。

一张无形的网悄悄撒开。9月27日凌晨，忙碌一天的人们已进入香甜的梦乡，金牛分局12名干警却睁大眼睛，任随凶残的秋蚊叮咬，一动不动的守候在“阿水”、“阿狗”租房外。终于，醉薰薰的“阿水”、“阿狗”摇摇晃晃进入包围圈。“上！”一声令下，二犯酒未醒，即被铐住。

两天两夜的审讯，二犯交代出自1992年以来，多次结伙在滇缅边境从境外购进毒品，经昆

明、成都中转到广州、深圳，卖给港澳等境外毒贩的犯罪事实，并吐出滇、川、粤和缅甸、香港等境内外 20 余名贩毒同伙。

越往后审，干警们的心越沉重。凭经验，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成员众多、跨省涉外、贩毒量大而且次数频繁的国际贩毒集团。与之搏斗，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案情马上汇报到成都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

10 月 1 日，省公安厅李树村副厅长召集省厅禁毒处、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公安分局有关领导，研究破案措施。李副厅长指示：一定要把这个案件侦破，悉数捕获罪犯，以示中国政府禁毒的决心和中国警方禁毒的能力。

很快，总体作战方案出台；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联合组建的“8·28”专案组，踏上了艰险的破案历程。

**“鱼”不上钩，“货”被截走，侦干遭绑架……
缉毒战场荆棘丛生。**

云南瑞丽，这个有着绮丽风光的边境重镇，随着对外开放，变得非常繁荣。每天由此进出境经商、旅游观光的人员，高达二三万人次。然而，不时也有不法之徒利用这个口岸，从事贩毒等犯罪活动。

10月25日，一场“谈判”在此进行。缅甸毒贩“阿宝”带着6个荷枪实弹、凶神恶煞般的随从为一方，赤手空拳的“李老板”为另一方。面对狡猾、凶残的对手，“李老板”沉着冷静，应付自如，终于取得对方信任，成功地搭上了线。

在接触中，“李老板”——我乔装侦干李建军获悉，境内外毒贩近期将有一次大的毒品交易，便急电报告后方指挥部。申勇马上令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彭勇带上14名干将，昼夜兼程赶到云南德宏州，准备实施“诱敌入境，人赃俱获，一网打尽”的第一套方案。孰料，此时云南、广西警方正联合作战，打击毒品犯罪，境外毒贩闻风缩头，不敢轻举妄动，我方不得不放弃这一方案。

初战未捷，参战干警并未泄气。他们清楚，只要鱼还在网里，就会有逮住的办法。

根据指挥部“诱敌避开风头，于广东歼灭”的第二套方案，李建军再度与缅甸毒贩周旋。可生性多疑的毒贩一听要到广东交货，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说那是耗子找猫约会，上门找死。李软中带硬，与其力争，要求交货地点必须选在广州或深圳，否则就不做。对方犹豫了一个星期，终于电话通知李，说“货”已备齐，藏在虾米中，由他们派人于11月13日武装押送至

广州。

此时离交货时间仅剩 5 天了。专案组火速撤回成都，向省市公安机关领导汇报和研究部署下步工作方案后，立即兵分两路赶赴广州、深圳，准备打掉缅甸、香港和境内毒贩。这一方案，得到广东警方的大力支持。

11 月 16 日，缅甸毒贩传来消息，称 17 日先派两人乘飞机到广州，货随后即到。赴深圳小组决定赶到广州，集中力量先打掉缅甸毒贩。

在此紧急关头，意外之事发生了。最后撤离的我乔装侦干陈彤和“线人”在宾馆走廊与深圳毒贩“阿丙”、“阿金”等不期而遇。因“线人”与其在以往交易中结下宿怨，对方怀恨在心，一拥而上，将陈彤等二人双双绑架，欲置之于死地。陈彤乘毒贩们在另一房间商量的短暂时机，挣脱束缚，冒险从二楼阳台跳下，迅速赶往深圳市公安局请求协助。正在途中的其他同志也闻讯返回。在深圳市公安局的大力协助下，专案组迅速查清关押被绑架人员的具体房间，并掌握了该伙毒贩的基本情况和动向，然后果断出击，救出“线人”，当场抓获 3 名毒贩，缴获毒资 47000 元。

经过一夜折腾的干警赶到广州后，来不及

打个盹，凉水洗洗头，方便面冲冲饥，又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战斗，正当他们整装欲往机场“迎接”远方“来客”时，千里之外的缅甸方面却传来令人失望的消息：“货”在昆明被人截走。

笑迎狙击枪口，智擒狡兔三窟，巧捕惊弓之鸟。不管是“一路要发”还是“要发一路”，都保佑不了大小毒枭。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人震惊！是哪个环节出了什么破绽，还是其中有诈？若真有其事，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又是谁？专案组立即向成都指挥部报告。省厅领导指示：不能在毒贩手中无货的情况下强行破案，要放长线钓大鱼，争取人赃俱获。

专案组返回大本营，认真总结几个月的经验教训，研究拟定了新的行动方案。12月20日，金牛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彭勇、探长王建中率四名侦察员，取出刑警大队银行帐面上仅有的3万元办案经费，带着领导和战友们的重托和期望，怀着坚决破案的信心和决心，再次踏上征程。

12月25日，正值西方“圣诞节”，中外游客纷纷涌往瑞丽，整个瑞丽充溢着温馨、浪漫的气氛。干警们却没有心情享受这份温馨，李建军再次与“阿宝”接触。李建军凭着机智，打探到

上次的“货”确实被人截走，还与“阿宝”约定，1994年元旦在畹町进行新的“交易”。

我方又作好迎接战斗的一切准备。然而狡猾的毒贩于12月30日突然通知：交易地点改在滇缅边境的某桥附近。这里距国境线仅百米之距，周围根本无法埋伏。一有风吹草动，毒贩转瞬之间就可出境，而且参战干警冒的风险太大。彭勇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放弃“人赃俱获”方案，只截毒品。面对纷纷请战的战友，他选择了机智勇敢，与毒贩多次打交道的李建军带“线人”前往“交易”。

元旦上午9时许，离约定时间已很近了。李建军把长期并肩作战，结下深厚战斗友谊的探长王建中拉到一边，紧握他的手说：“今天此行恐怕凶多吉少，万一我回不来，请将我的皮箱带回去交给我妻子。”王探长强忍泪水道：“你一定要回来！你会回来的。我们等着你！”李建军与战友们一一握别，转身大步向桥头走去。

10时整，缅方走过来六七个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家伙。他们背后小山包上，一具高倍望远镜和几支黑洞洞的枪口，紧紧盯着老李的一举一动。好个老李，一面暗示“线人”不要慌张，一面索性脱下来夹克甩给“线人”，主动邀请

毒贩打台球。看着老李心不慌手不抖，潇洒自如的样子，毒贩被彻底征服了，留下 2900 克毒品飞快逃了回去。

这时，在昆明调查中途截“货”人的小组传来令人欣喜的消息：昆明毒贩“阿 K”去年 11 月中旬离开昆明到深圳，至今未归。从时间上分析，截“货”人极有可能是他；至今未归，又很可能是“货”未脱手或未完全脱手。

专案组风尘仆仆赶往深圳。说来也巧，李建军元月 6 日到达深圳的当天，就偶然发现了“阿 K”的妻子。她自称是和母亲一块来购买化妆品的，下榻在罗湖宾馆 208 房间，明天下午就乘飞机返昆明。老李想，妻子明天要走，作为丈夫的“阿 K”如在这里，晚上肯定要见上一面。他决意捕捉这个战机。

李建军正欲转身离去，又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走近一看，正是“阿 K”。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阿 K”也认出了老李，但他想躲已经没有退路，只好硬着头皮走过来，虽然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可内心的紧张与惶恐却掩藏不住。互相问候一番后，老李一语双关地问他生意如何。“阿 K”以为他截“货”的事被察觉，就如实告称“货”只出手了一半，恳求“李老板”帮他找个买主。他还主动告诉李，

他住在南方大酒店 1816 号房间,若能尽快找到买主,要在明天中午 12 点以前通知他,因他 12 点后就要换住处了。

为稳住对方,李建军大包大揽,并示意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具体情况晚上详谈。“阿 K”心领神会,留下一个联络电话,随即慌忙离去。

当晚 11 时,李建军“单刀赴会”,开门见山要看样品。“质量绝对没有问题。”“阿 K”口气十分肯定,并当即拿出一些样品让老李鉴别。老李了解到毒贩共有 3 人,带有武器等情况,至于大宗毒品在何处,狡猾的毒贩始终不肯暴露。老李也不深问,天南海北闲吹一阵后,便起身告辞。

7 日上午 11 时,一切准备就绪。老李拨通“阿 K”的电话:“买主已找到,12 时到你房间面谈。”“阿 K”信以为真,连声称谢。

李警官一放下电话,协同作战的深圳警官就迅速包围了南方大酒店、李建军、孙力等人守住电梯口,彭勇带着王建中、周勇等冲进 1816 房间。正等待交易的“阿 K”等 3 人还未反应过来,已被如猛虎下山般扑来的干警压倒在地。欲作困兽之斗的“阿 K”挣扎着想翻身上床,却被经验丰富的彭勇麻利地戴上了手铐。掀开枕头,果然搜出两支已上膛的火药枪和数十发火

药枪弹。但除了“阿 K”自己吸食的约 10 克毒品外，没有搜到大宗的毒品、毒资。

足智多谋的彭勇联想到“阿 K”的岳母、老婆都在深圳，而且下午要走，毒品、毒资会不会在她母女处？他抬腕看表，到昆明的飞机还有 55 分钟起飞。事不宜迟，他一挥手带上 3 名干警直奔罗湖宾馆。服务员告知：208 房间的两位客人半小时前退房去了机场。他们立即驾车飞驰机场，终于在飞机离地前 5 分钟将已登机的母女俩拦下，从其行李中搜出毒资 50 余万元，可毒品依然不见踪影。

难道毒品插翅而飞？不甘心的彭勇亲自动手仔细清理她们的物品。忽然，她们手袋中一把钥匙引起他的注意。从外观上看，这不过是一把普通的房门钥匙，但为啥刻有“1618”字样？一般家庭不会刻，而宾馆饭店却常见。

直接询问钥匙用途，母女俩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就是沉默不语，但慌乱的眼神已经说明：这把钥匙有问题！

一直在旁静静思考的潘季平似乎发现了什么，他把彭勇拉到一边耳语：“这把钥匙的数字与‘阿 K’所住的 1816 号房间的数字，按粤语谐音，一个是‘一路要发’，一个是‘要发一路’，都是吉祥数，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一席话提醒了彭勇，当即率众杀回南方大酒店，一试，果然打开了 1618 号房间。接着，在房间落地窗帘后一个较隐蔽的角落，搜出一只装有 23 公斤海洛因的密码箱。

“阿 K”交代，这个房间是他用假身份证登记，长期用来藏匿毒品的。为把稳起见，他人住一处、毒品放一处、毒资放一处。真是狡兔三窟。尽管如此，他也未能逃过猎手的追捕。

专案组决定乘胜追击，同时在川、滇、粤三大战场收网。

元月 12 日，省厅禁毒处侦察科长周大昌、金牛分局刑警队王建中、邓文荃等押解“阿 K”返昆明，依法对其住所进行搜查并冻结其银行帐户，缴获毒资 40 余万元、“五十铃”面包车一辆、搜出仿真“五四”手枪一支、小口径步枪一支、催泪电击枪一支、手枪子弹 40 发、手铐一副，并抓获其两名同伙。

19 日，金牛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郑帮联率人驱车 900 多公里赶到滇缅边境某镇，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抓获毒枭“万军”，一举查封其占地 1.53 亩、耗资 25 万余元、用来进行贩毒活动的别墅一套，缴获毒资 16 万元、贩毒用“宝马”、“奔驰 600”、“三菱”汽车各一辆。

14 日，正拟外逃的成都毒贩“阿飞”在广州